

117

東 京 圖 書 館

冊	號	架	函	類	門
---	---	---	---	---	---

泰 則 補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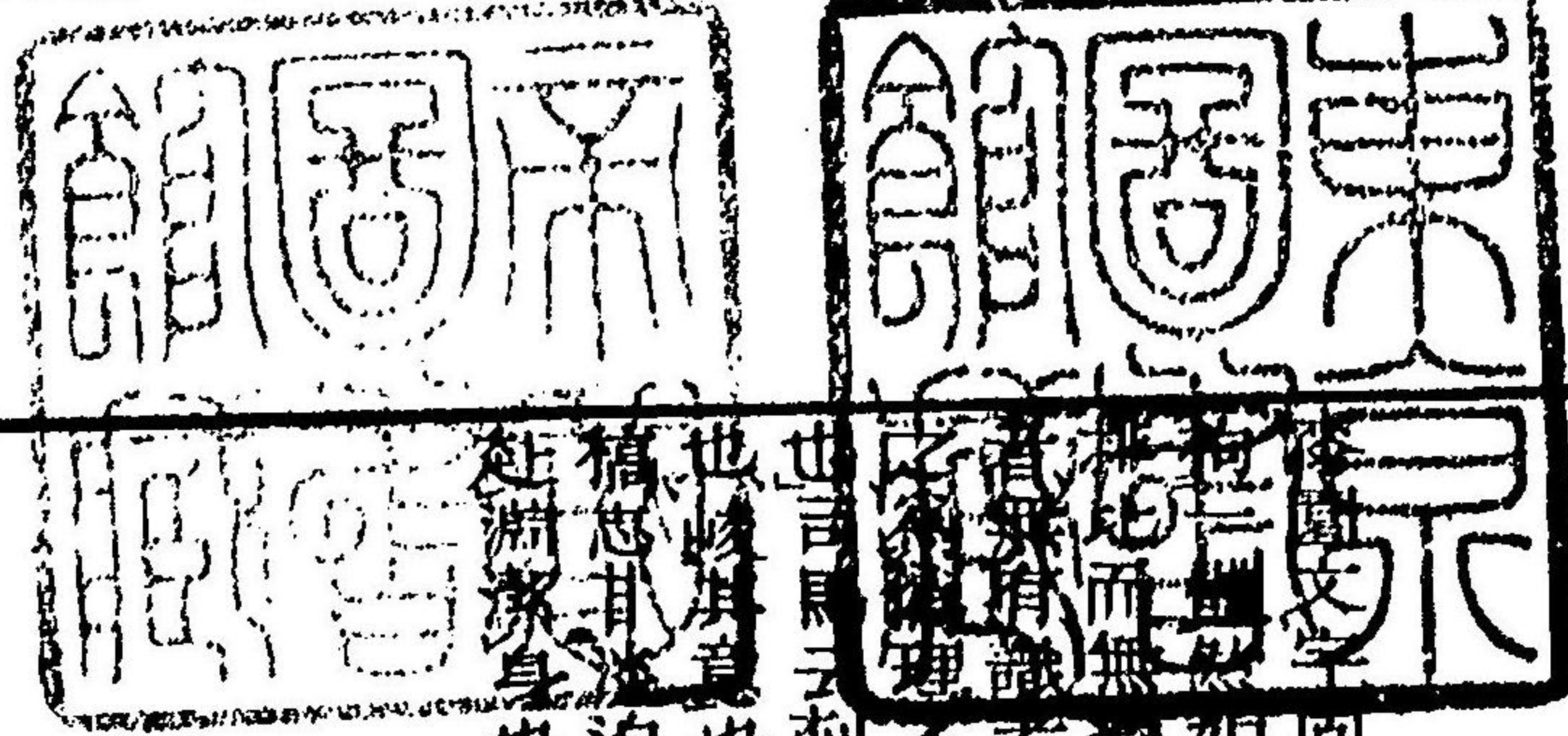
註 釋

標 註 補 義 莊 子 因

獨 見 附 標

四

№ 6564/23



世言其云刺刑也枯
也枯其意也枯
精思其意也枯
也枯其意也枯
世言其云刺刑也枯

標註 莊子因卷之四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尤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

卷之四

卷之四

刻

保接音義云、
响况于反字
亦作照

郭曰不刻意云
者所謂自然也
無不忘無不有
者忘故能有若
有之則不能救
其忘矣故有者
非有之而有也
忘而有之也若
厲已以為之則
不能無極而衆
惡生矣

保接天行、自
然之運行、物
化與物化也
靜是陰伏意
于寂寞之域
動是陽遂事
于大明之表
也感而云云
是心之用處
世之要也

極如皇極之極
不立主名而衆
美不能離也

朱註、休焉一字
倒置
變掩其不備而
入也七發邪氣

雙連
朱註、故曰、以下
引用莊子、波流
也、老氏居其尾
不居其首、陳嬰
毋謂事成、少受
其利、不成、非世
所指名、亦此意
浮生二字、本之
於此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之伸頸、而運體、道引、導氣、命和、引體、令柔、也。○五等之士、皆有所好、其心便己、備用、故為無稱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聞、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極、窮極也。此承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段言聖人之心。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恬惔而自然也。

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不為禍始人皆知之不為福先方是至人妙用福之先所以為禍之始也二語可當

銘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上二句承銘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期信也之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

無恬惔乃合天德

此段言聖人之應物順乎自然所以成其虛無恬惔以合天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

方註忤逆二字與虛粹對有順事應物無所非拂非虛豁之至不能中心至粹無雜矣自然包含容畜無所逆古人源頭活水之說蓋為此故宋註勞則竭竭字衍或曰註文誤入天德之象天性自然之象也

保按子於音寶神不如寶劍則感之甚者也

林曰寶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盛也四達旁

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此段指出人心本自無物。一有所動。皆屬妄念。連應物便已不是了。故比上段又深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病在不休。不己四字。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不雜。靜一而不變。應上莫動。則平句。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應上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句。此養神之道也。此段言聖靜。又非塊然無所為也。蓋有能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靜與動皆所以養神也。夫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同帝同於天載也。此言精神不可輕用也。純素

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向帝者謂切用與天帝同也。

素即無不為境。界純即無不有境界。

神形合一而精皎皎以往來則能合於天理也。

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在人身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三府。而咸聽命於一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守神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可以上通於天者。此也。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能飛形。蓋本於此。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與神相依附。守神所以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此段言聖人以純素養其精神。所以能與天通也。人之好尚不同。而咸歸於一曲。聖人則無所為。因無所不為焉。何也。以其恬澹寂漠。虛無無為。本天地以立道德也。故其居心也。無憂患邪氣之侵焉。及出而應物。則生死動靜無非天矣。然

豈彊為合哉。蓋道德之中本無一物。其所謂悲
樂喜怒好惡者皆幻相耳。靜虛澹粹所以為德
也。形勞精用於何有焉。則似乎一靜而不容動
者矣。孰知有動有靜而常動常靜在天。所以為
德者。在人。所以為神也。未養之先。稱為同帝。既
養之後。名為合天。則純素之真人。其慎無輕用
於越之劍也哉。此篇發揮精神之理。微言玄著
但細玩其行文。蹊徑與天道篇如出一手。此則
略少波瀾耳。或以膚淺疑其偽作。此明眼者之
言也。

保曰下俗字

朱註張君房校
本無下俗字一

焦曰繕性于俗
學滑欲于俗思
為句曰解失之
一坐曰極朱所
謂復性復初之
論全本于此

恬即初也。知即
明也。古人以無
為養其明。故吾
人亦無所用其
明。而惟以明養
其無為而已。

以性之所有驗
於情而不謬

內行之外體之
而復順乎儀文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

思不致。而俗思所以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然之義。不以俗學障

之。俗思亂之。則一定之中。自能生慧矣。然其知之

恬也。亦任其自知。而不以知為事。則雖知無傷於

恬。此三語通篇之綱。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

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為

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知與恬交相
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無不

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仁義交
所以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反乎情。以歸
為忠。性所以為樂。信行容

無仁義忠三者
而偏行禮樂則
禮樂亦偽矣
不偏行而闕
其德不必出而
冒物使其失性
也承上偏字起
混芒字
知與恬交相養
而成已成物矣
上物必失其性
是反喝此是正
解生而無以知
為之意
和知之誤

體而順乎文禮也。信容體之所行而順其禮樂偏
行則天下亂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由根而有枝
下亂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
矣。根天下亂來言天下之所以亂者以彼欲正人
也。而先蔽蒙其德則其德不足以蓋冒乎物以不
足蓋冒之德而蓋冒之。物之所以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
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大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混芒澹漠皆為無知之象故此之謂至一當是時
於其時有知無所可用也。此段言古人以恬養和故使
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天下之知亦皆歸於恬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道不離何用循
善德可保何用
循行
同此心則亦同
此知而不足服
人以定天下
呂註以心定天
下之心則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
以治天下林云
心机心也識識
察也向本作職
郭註彼我之心
競為先職
言隱之故非自
欲隱也

呂曰世與道交
相與則聖人作
而萬物觀世與
道交相喪則聖
人遊乎世俗而
莫之知固已隱
矣矣以自隱於
山林間為哉反
無迹蓋脊之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濛淳散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濛澆同險德然後去性而
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
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段言世遞降而德遞衰
失其性也。○文氣層層相生轉換極靈。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
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
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
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德雖
也。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
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

樂生

卷之五

緒性

夢姑射之遊是也

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如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郭註危然獨立貌。朱註危巍同。謂也。

即與一世而得淡泊之意。

林曰適然而來故曰儻來也。

保曰圍禦也。陸註彼是指勞達言。倒置猶顛倒與蔽象相應。

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反一無迹。反於命。疏隱。古之存身者。存身一作不以辯飾知。不字獨解。行身非也。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少識。小行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反其性。即及其性情以復其初也。數知字應上。雖有知而無所用。句見其以恬養知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疏得志。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獨解。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

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是同。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為樂之全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倒置謂不知本末輕重也。道之不可以俗求也。以俗之障不能養其知。俗之亂不能養其恬也。故治道者。惟不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而混冥之中自有以得其照曠。則恬也。而知因之。此所謂定中之慧矣。是知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又非役役以求為知者。是復即知以成其恬。此交養之說也。惟得乎交養。不特道與德因而見端。即為仁為義為忠為樂為禮

樂生

卷之五

樂性

無疑至之誤
流爲之爲疑
則字之誤

無不一以貫之矣。苟有不循其本而惟禮樂之
是圖焉。是偏行也。偏行則天下將有不能反性
情以復其初亂之身也。何日之有。顧思古之人
則不然。以混茫而得其澹漠。與世而有其至一
也。是純乎其恬矣。使人有知而無所用。又豈
非以恬爲知之養者乎。乃無如德衰而世遞降
遂有爲天下者之名。因而流爲去性從心。文博
惑亂。莫不失其恬以求爲知。此俗學俗思之所
由出也。世與道之交喪如此。職惟德衰之故。聖
人處此。其德尚可恃乎。夫德之隱也。聖人固無
如世何也。然德之隱。故不終隱也。世又無如聖

人何也。時命不同而存身則一。不以知爲貴。惟
以恬爲用。所以爲樂全也。樂全而得志。卽在是
矣。豈如俗之忘乎性命。謬以儻來之軒冕。易其
樂哉。若夫肆志趨俗。以致喪已失性。爲倒置之
徒者。直與蔽蒙等耳。何足道哉。此篇以恬與知
二字作骨。數段遞遞說下。立論甚醇。華實並茂。
且別有一種秀色。令人賞心不置。然細加尋繹。
覺未免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也。

一坐曰涇通
涇流直流也

保曰林云不
見水端不知
水自來也按
水面緣漫故
不見水涯也
又曰望洋望
其茫通

一望不了故旋
其面目

向若之歎較欣
欣雖進一辭然
未免殉外之意
故結處詔以反

真後面許多机
括皆以此句作
紐此處不給出

空闊氣象則後
面亦發不出許
多議論也

始吾不信夾入
縫中若用意為
之若不用意為
之也

言非至此則將
見笑終身矣

朱註虛城同居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

涇濁也非涇
滑之涇須辨

兩涘

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是水大崖遠見物模糊一段
的景况摹寫逼真入手便奇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

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

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若海若滄野

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聞道
僅百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尼此先以無意

出之是文字埋伏法有婦姑兩仙夜中置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

司馬曰曲土鄉曲之士也

成曰尾間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間故曰尾間

一坐曰比次也猶言承也或以為比方者誤若為比方則受字不倫

也

篤信之源也或曰淮南龍作魚海作大虛作隘非作寒道者下多拘於俗三字列于渤海東有大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即尾間

異音音

司馬曰卒衆也

前過江河之流二句勢如駿馬絕塵猛如一勒方存乎見少二句則如組如舞落至盡此矣三字則追風逐電而兼並駘安行之致承上而言欲重大而輕小也看下文小而不少二句便見

於大方之家大方猶大道也。生下面大理兩字。此段言見其大則小者不足論也。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池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

為量數先將海之大處極力描寫然後倒入不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水之在大山

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若只說不以自多便覺文情往而不返

此又先着方存見少一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

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小計中國之在海內

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焉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人卒九州穀

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人在九州之內只算得為一

此合鳥獸草木論之也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

體乎五帝之所連連猶承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任士任事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此段言道之大本無窮極在世界中河

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言小者既不可為大若此

彙許亮友

林曰證鄰考明也今故今古也郭曰撥猶短也證明今古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短短故為跋也

朱註故成迹也。大知二字總攝。下四段證明古今。知時之必來。故雖遙遠而不。闕知時之必太。故雖可撥而不。跋故曰通雅證。鄰即証向証其。忽為曩者而今。已成故矣。褚註遙謂歷時。之久。撥謂推移。之速。陸註人之。常情從前望後。時而不得則闕。後綴乎前追而。不及則跋。因其小不足為。而求窮至大之。域則迷乱而不。

則吾於物大之還他。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鄰今故。故。造而不悶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南華學問。算胸中具有天地古今故能置身物外將極相反。事情作平等觀即齊物論云無成與毀復通為一。之意。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上數知字尚多一番色相筭來此知却。屬多餘了。文情疊進。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叠深。佞之又佞矣。

○保曰倪謂自。然之分界也。

自得矣。

未可畸輕畸重也。

林曰埤大之盛也。者言大而又大者。

埤徐音孚謂盛也。無形不可圍。俱隨彼所見而云。然非可執為定。極也。

彼既異便則我亦可以隨便矣。而段恐其重大而輕小此段又。

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言知至小無窮至大難。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段言天下之。定。言大言小。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皆無有是處。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信情實理也。此一轉。將。去。漸入武。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陵源矣。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惟不明。故謂其。耳。○細玩自細視大。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二語。虧他偏道得出。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夫言精言粗。皆期其有形者而言之矣。若無形。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故數所不能分不。

郭曰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吾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為利者應與而動而理自無害

不賤門練者在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

人借之則可力能食則為之或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食力二句一申不賤貪汗上脫一句前段以精粗翻起大人之行此段借小大以陪貴賤從東于教

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

焉。分之窮之所謂言與意也。可以言論意致而物無所用。方成極至。連精粗之名。無從着落矣。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

人不多仁恩。其行雖不害人亦動不為利。不賤門。其動雖不為利亦不以門。貨財弗爭。不多辭讓

雖不貪。賸貨財而爭求。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亦不以辭讓為多也。

不賤貪汗。雖不借人以舉事亦不自食乎力以自。如借人舉。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在從眾。則多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

以為。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

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以上皆言佞

如。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應

也。約分言收斂分量。以至於不聞不得無己地位。方是不期精粗處。此段言大道本無精粗大

人體道亦惟於不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精粗之極而求之也。

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又問於無分別中。何而致倪。緒之兩頭者。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

蓋取以為分別之義。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

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言其皆自貴。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己。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

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

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物不可為大小矣。知無

保曰。聞曰之。聞與于亦有。異聞乎之聞。同今若舉其。嘗所聞之言。以語也。

一坐曰。以差以。差參差也。下而其字。即指。差以功以下。而。其字指功。以趣。以下。而其字指。趣。

此無定者。或曰。賜冠于東。西南北之道。踞。然其為分等也。

淮南玉璫角簪漆粉此四者相友也所急則拘其用一也

此有定者

此由無定而至於一定者

朱注禮舉之誤

保曰梁麗衝具如雲車然故

其無不可為大小則物之差數以功觀之因其所見乎言大小本可以相為也

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

定矣功分猶功用之定分也此又因大小以趣觀而及有無見有無之不可偏廢也

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

操觀矣赴操猶趨尚之操持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是非見是非之各成其所適也此段總言

物之內外貴賤大小原無定屬昔者堯舜讓而帝

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讓德也爭賤名也然各有時而不一焉此

舉古人以明貴賤大小之無常者也

梁麗可以

屋棟

成曰駢駢驛驛並古之良馬也狸狂野猫也鴟鴞也亦名雙狐是土梟之類

言器

此二喻激上貴賤有時

三代以後篡奪者率假名于揖讓征誅莊叟之感深矣何用譽堯非桀

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梁麗屋棟也駢驛

驛驛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狂言殊技也

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此舉物理以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

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殊器殊技殊性

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物理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古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此又言貴賤本於時當時失時使一事而默默乎貴賤分焉時之難定則貴賤之難定也

陸註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陳詳道曰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陔平

易無平不陂城復于隍同此語妙拘則蹇矣不

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門字家字俱當向裏面說方與上面倪字呼應○此段言貴賤大小之名原無定在亦因乎人強名之耳若求其倪者皆非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因前言不生分別則我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行之者廣反之則平復為陔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及豈異於是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乖蹇而不能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通也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非所計也慎毋執一而行與道背馳而不能合也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差與道參互差遣也

居註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

陸曰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齊暗撤物自為也尔何與焉

差與道參互差遣也

居註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

長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形容三段總見其無方也承翼承接扶翼也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皆足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能恃以為常惟見其終始也乃物則有死生焉不能恃以為常惟見其一虛一滿不可守其定位於形迹之間何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也大義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即大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夫固將自化言人不能出乎數之化或為或不為皆適如其化之自運耳此段言人之所為當任其道之自然無容其有為有不為於河伯曰然則何賢於道邪承上言順其其間也河伯曰然則何賢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不在於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北海若曰知道必以道徇身也此問極細極靈

林曰躡躡進退也。屈伸謂進退也。各循其理。呂註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躡躡而屈伸形容明乎權而不容明乎權而不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不窮者也。不以物害已言不以外物以傷其身。如其死名死利。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莫之能害也。却說出實理來。不過是素位而行。不怨不尤。工夫何曾一字荒唐。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行本乎天。位乎德。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天在內而主張焉。人在外而順理而在乎天者。方知天人之所行有如此矣。苟能根本於天。以定位乎德。是所謂德在乎天者也。則躡躡屈伸之間。皆能反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矣。道要理極。即上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者。此段言知道者。害不能加。曰何謂天。何謂人。辯論不於身。以其中有所主也。至徹底

保曰落落也。又曰天者自然之謂也。人者謂人之作為也。

以物害已反要而語極。帶言知道者必達于理。此則所貴于道也。亦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收朱註得當作德

保曰夔一足。憐愛慕也。獸

林曰躡躡足行。或曰子無知矣。之子。呂本朱本等作子費解。

窮究亦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不。休乎。鼻是謂人。言天人相須以有。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故者有心而為之。謂命。天命也。得謂已德。殉名。喪於為名也。及真入道也。此段言入道之法。不可安非造作以人勝天也。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蚊無足。皆自能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羨也。絕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地老。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躡躡而行。子無知矣。今子之使眾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噴

林曰蓬蓬然風又曰以訓像出聲之貌

又曰指我以手足踐風也就風有似如無像形者也有似如無像形者有似如無像形者

于成疏然非矣字作活字解為

之喻構思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

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

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

動吾脊背而行則有似也有似有今子蓬蓬然起

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

我鱗我亦勝我鱗或作躡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

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

惟聖人能之此段言天機所動各有自然彼之所難此之所易則難易不在於多少有

無之間也亦河伯問荅一段餘意○心目二語不

着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畫處傳神奇絕

一坐曰左定六年公侵鄭取匡

注匡鄭地唐十

五年經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

伯盟于杜丘遂

次于匡註匡衛

地在陳留長垣

縣西南

兕野牛一角

青色重千斤

林曰由處矣令

其止息不必言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

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言聖人能以小不勝為大

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恐覺

不似且筆頗平庸非莊所作也

我及其知非此段亦因河伯
謂辭而退所謂問答之意而類
大勝者也
一坐曰合同異
離堅白此互文
記之者

騁頭用吾樂與
三字起便將坐
井一單心胸活
活畫出

一生曰赴水則
水接其腋而
俱不能跳井幹
持其頤蹶泥則
泥繩沒其足而
蹶者也

泥也
料斗不能離水
其能而笑軒蟹
滅其胸以自言
也

成曰蟹小蜂蟻
繫拘而不能動
也

陸曰繫拘繫也
三倉云絆也

○保曰培井壞
或曰適適當是
井也適適當
揚揚借音耳
或曰規規當作
規規驚貌
司馬云規規自
失貌下又云規
規經管貌
即上窺青天下
潛黃泉也
○保曰大音泰
大皇皇天也
解心釋神莫然
無規也

林曰淪於不測
始于不可見聞
而終于無物不
所久者深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鼃乎培井壞謂東海之
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筴之
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跖還軒蟹與
料斗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缺筴井筴缺而成
崖者接腋持頤蹶赴水則以向
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其口也且夫擅一
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

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
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
樂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
是猶使畜負山商蛇馳河也商蛇馬
蛇也必不勝任矣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
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跼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
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也跼躄也爽然釋然
也四解四達也無東無

郭象曰夫遊無窮者非察辨所得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保曰方註濮陳地之永也旨先焉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

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玄冥冥濬之光也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了之夫曰餘子未得國能國能彼國之所能也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段言小勝者不能為大勝也無甚淺旨莊曳亦無貶人自譽至此恐為後人

筆廣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十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

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

塗中結韻悠然有致○此段言知道者安於賤而不知有貴然即於賤而自得其貴也承上察

乎安危三句來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

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

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

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鵲鵲鳳鵲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食也千古鄙夫患失

莊子於惠子最厚既不宜有此種相疑情事而腐鼠之喻亦太覺刺薄露相疑為贖手所屬魚註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揚兵整旅是以搜為獲

一坐曰鵲鵲食練實蓋取其潔白也陸曰夫鵲得腐鼠而嚇又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成曰儵魚白儵也
司馬曰濠水名
梁石施水曰梁

加一全字百尺
竿頭進步之法
謂從頭算起也
故為相難是欲
得其所以然之
故也
物理人情無以
異也

之態只以一語寫盡矣。此段言貴者有貴之賤而賤者有賤之貴趣操不同願各有極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來。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兩入機鋒絕唱異樣辯才真一時之勝

事難得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女雖不相知然為人也若魚則異類矣故為

不知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請循其本言當反汝問我

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

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情物理自可相推魚遂其樂亦自得其天者故魚忘江湖人忘道術其致一也

保曰而止耳
與而已耳同

道者大理也明之者是之謂大方之家曲士不

得而與焉以所見小也曲士所見無過於仲尼

之聞伯夷之義而止耳殊不知在天地之間凡

為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不及者正未有窮是

大小之數較然不可不知矣然知之又不以有

定者為知而以無定者為知蓋遠近今古盈虛

坦途之故理所必然人之為知總屬多餘區區

而計大小未足據以為得也何也大小之名由

人所見而造故精粗之異便率期於有形乃道

之所在固有不期精粗立於言論意致之表者
非大人之行玄同其德惡足以有合哉夫大小

標註
之所在而貴賤分焉。惟以道而觀，蓋有殊其時，以異其用，欲求為貴賤大小之倪，而絕不可得。則辭受趣舍之間，夫亦有所決矣。反行謝施兼懷萬物，惟無方者，所以語大義之方也。有為有不為，適還其化之終始，其所貴於道者，特以明理達權，物不能害，有得乎內，天外人之功，豈猶以人滅天而失反真之道邪？海若之告河伯，以此譬之，夔蜃蛇風雖有異同，各因其天，不在多寡，有無之數。至於以小勝為大勝，則有以勝乎物。如孔子圍於匡，卒致將甲者，請辭此物，莫能害之一証也。豈如公孫龍自適一時之利，而徒

以小之以疑不字誤

以取困於人哉。是以神龜寧曳尾而不留骨，鸕鷀食練實而忘腐鼠，皆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之故。明道者必如儵魚之出遊，從容自遂，其天之樂物我之間，皆得其性。始為反真之極，則也是篇大意。自內篇齊物論脫化出來，立解創闢，既踞絕頂山巔，運詞變幻，復擅天然神斧。此千古有數文字，開後人無數法門。但其中孔子遊匡，公孫龍問魏牟二段，意頗淺，庸疑為贗作，姑拈而出之。

古人戒子之言所謂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吾欲使汝為善則吾未嘗為不善即此意踴循踴俟而循其所為也前言不為不樂此四層言得之亦不樂或將前三層貼富貴壽此層貼活身如此穿鑿是至樂之外又有個活身活身之外另有個至樂矣殊屬未安無俗之所謂樂也

林曰誣誣必取之意李去趣死

也亦遠矣。此三段分貼富貴壽三列士為天下見
 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
 曰忠諫不聽踴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
 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踴循遠巡退聽之貌言忠諫不見聽
 即當却去不必與之爭也。○此今俗之所為與其
 段單貼善字根可以活身句來
 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群趣者譁譁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
 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無為所以無樂無譽所以為至樂至譽至樂與上富貴壽相應至譽與上爭名

妨也猶恍惚也職職並育並行不相害悖也起處數矣字是翻起無為此是正結

歌字樂字矣字是文中線索

相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
 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
 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
 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芒即混芒之義芴即勿穆之義職職繁殖也此總言無為
 而無不為至樂活身皆由此也。○此段是一篇之
 胃步步相生針線甚密無一毫滲漏恐非莊叟所
 也作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
 也鼓之之所
 以節音也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繫感觸也

茫勞二字承上

節落脉

前言無生此言

保按偃然仰臥巨室謂天地也

溟深法

晉人極言玄理

而情之所鍾往往自累比所以

學莊而僅得其

膚末也

季云支離忘形

滑介忘智所休

人死則心息柳

痺也

或曰柳瘤音通

陸註柳者障極

之柳二人觀於

成目借而成身是

知生者塵垢穢

累非真物者也

保按孟子化者

非謂死也

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莊子絕是近情之察其

始而本無生生指知覺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

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

變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

冬夏四時行也本是如此目前常人且偃然寢於

巨室以死為寢絕無分別而我噉噉然隨而

哭之此等模樣果何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命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冥伯已死之稱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多癰

腫故以為其意廢廢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滑介叔曰止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

塵垢之集耳生謂身之所生如死生為晝夜且吾

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觀化觀天地之

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固其宜也

說得我生絕不相關則我之為我果在何地此處

可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

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

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五問錯於是語卒援髑髏

保曰諸一本

細玩此句及結

作視今考諸句本肯自明

此字之義也以天地為春秋

從然從容自得之免也

猶從容之意

南面王樂第言從容自在之意

生人之累究不能免也

又曰曠卒也類眉間也

贗作

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

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

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

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

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贖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此段齊生之活動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即此意若說莊子有厭生歎死之心便是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綆井繩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人惑則死指顏回攖暴人而死看孔子有憂色句自明

引喻之事只宜輕輕帶過着意鋪排便成呆板識者當於此等地步驗其真偽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

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

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

保曰禦迎也

票生

卷之四

至樂

二十三

林曰壇音但與
潭同水中沙澶
之地故曰澶陸
或曰鱗泥鱗也
鱗白魚子也
保曰澆々乃
交及多言也

一堂曰還與環
名止於實小不
使之懷大短不
使之汲深也義
設於適不奏韶
具牢以養鳥也
條達則人不惑
福持則已可保

司馬曰撻拔也
林曰若脫狀而
無皮無殼故曰
若脫如今柑虫
然
陸長庚曰大地
宣茂公註養如

機開蓬艸也冥
冥之中獨見曉
焉夫誰得而參
之死非真死生
非真生
宜茂公註養如

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鱖
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
譏譏為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
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
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
其好惡異故也
○此處又竊齊物論篇內數語改易字面填入何苦乃爾故先
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
謂條達而福持
○名止於實各隨其情義設於適投人
於已○此段似指用世而言攬撥於此甚屬無
謂其文之平庸淺層不問而知其為偽物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惟予
與矣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撻扶也○惟予一句十三字
不可斷讀看他說出惟予

塵埃為息所吹
浮游水上塵塵
相牽如糸如縷
其名為隱蓋水
苦欲生河中先
有此朕其在水
土相交之際而
岸之傍水得土
氣凝為體質名
龜鱉之衣即水
寫也生於水為
水寫詩所謂言
采其蕢是也龜
與蚌依其下以
為衣生於陵屯
則為陵寫即詩
所謂萊苴一物
而有水陸之異
也鬱棲糞壤也
鳥足亦草名食
醯蠖也食醯
生頤略頤略羌
竹也羊奚艸近

與女四字妙絕於天地世界中只尋得
此一則莫逆知己舍此便無可與言矣
若果養乎
予果歡乎
言女果以死為安養乎予果以生為歡
不終生將變化無所終窮之種有幾得水則為隱
以起下文之意諸解失之
水面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
水土之際水得
為隱
遂有體質其色沈
綠名為鼃蟻之衣
生於陵屯則為陵寫
近土生於
陵屯化為陵寫
得鬱棲則為鳥足
鬱棲糞壤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
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為
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
醯蠖也
頤略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脊芮生
乎腐蠃
腐蠃螢也
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
羊奚

票生 卷之四 至樂 二七四

獸生實觀黃軼乎竹而使之不
生腐蝨樹蝨生筭生而之死也
將兩通通相生久竹生青寧死
皆蝨類也羊奚而之生也
草名根如蕪菁漆園引列子之
青寧竹根蟲也說正是虫臂鼠
循本謂萬載有肝隨天付與境
老人曾見一蟲界註引人死為
長五寸後尚有羊不必桃者陰
寸許是竹根未陽摩盪消長之
變得非所謂青桃也此段極力
寧者乎程豹之發揮未嘗死未
別名筆談言延管生之義蓋以
州人至今呼虎為死則固生于
豹為程是也

彼矣以為生則
固隨桃而化而
物未嘗自生呈
其生之本來面
目也

草名其根若比合於久不生等之
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虫也
程生馬馬生人馬生人按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
生人蓋物類之變難以致詰也 樗
嚴經云人死為羊羊死為人
佛家亦不肯向人說謊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出者生也入者死也機者陰
陽二氣之動也此段說出

許多物類相生諸解無所攷據姑存疑以俟
後大意謂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天下所貴而不可必得者至樂活身是矣顧俗

以富貴壽善為尊以貧賤大惡為下諄諄然以

求之大約為形起見而究不足以為形謀是其

所為樂者皆所為苦也孰知至樂活身之術以

無為而始存蓋無為而無不為天地之化也人

亦當順其自然任其死生變化而不必有所動

於中則無為之道長樂長存胥以此矣故有形

而變等之於四時鼓盆不哭所以忘乎人之死也

也觀化而及視之為晝夜柳生無惡所以忘乎

己之死也猶未也生為人間之勞死為南面之

樂鬻體之夢則有生不如死者焉是併忘乎齊等

之說矣猶未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列子

之見則又有未嘗死未嘗生者焉是併忘乎

生死之名矣此皆能得乎無為之道以成其至

樂活身之術者豈俗之所能識哉此篇鼓盆支

離叔空體體百歲鬻體四段理解精闢得未曾
有可上擬大宗師篇內子祀子桑戶孟孫才三

段。但議論稍遜耳。細玩應入秋水篇中。以為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樣子疑散佚之後。好事者遂撰出此篇首段。因而擷掇其中。此猶可置勿論。但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下文絕不相蒙。其文之庸弱不堪。醜態備見。為可憾耳。彼贗作者不覺自欺欺人。然淄澠之水合。尚有能辨之者。况魚目混珠。安可掩乎。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者形之所以為形。無以為身。

外之物。無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所人力及。謀之無益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如富貴而大折者。物雖豐不能享用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如行屍走肉。人未死而神先去也。此四語承上四語。言達生達命者見。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言此形及此也。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者如世人。所為養形之事也。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則累亦不免矣。棄世出世。如今人出家入山之

劉曰。生者我之。如世之服木餌。有命者天所制。非皆務生之所。達生之至者。足無以為者也。以知天達命之。自入所得謂之。至者。未嘗忘人。生自天所付。謂生之所。先以為之。命情故也。而已之。則凡可。所無奈何。與大已者。皆不為也。壽不二。同歸而。知之所。先奈何。殊塗也。形不養而安之。則凡可。外形有何效驗。安者。無求於外也。生亡者。有之也。不求不為。此矣。郭註。守形太道合矣。然人之甚。故生亡得之。形於世。世之有。以富貴行屍等。夫累常相纏。而為解。未必不相離也。且形必不能免者。而非道也。世非我後。為之。如寒欲也。而累在乎物。表飢欲食是也。耳以理視之。於棄世。不以世事。斯三者。累易遣。為務。即下所謂也。累可去。則世非事也。與彼更。

養生主 卷之四 達生

於我也何有世
可棄則我於形
也何羨不有於
世不羨於形則
達生達命也至
矣

合則成體散則
成物始惟形精
不虧者乃能移
造化之權而不
隨物以漸滅也
反以相天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
也

類諸解 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乎正乎則與彼更

生更生則幾矣無累不為世事所累也。正乎得心

道也。庶幾近道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遺忘

喚起下意。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廣成子

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夫形全精復與天

為一。形不勞則形全精不虧則精復與天地之所以

之精復也。故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

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然與天為一之故何也。蓋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

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氣散則返於無始。惟形

精不虧之人。方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如薪盡而

火無窮也。故曰能移精而又精。言造其極也。相天

言宇宙在乎。萬化生身也。道家謂吾之心正。則天

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確有此

語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

諸解。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知巧果敢之列。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

物。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

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若以形論。則我與

相去幾何。亦何能立乎。物先而獨。則物之造乎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

焉。窮盡之。自能離形。趨化。至於物先也。外物何得

而禦。彼將處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

曰。物之造乎
不形則非象貌
声色故止乎無
所化而不去矣

不窒不熱如列
子云何謂石何
謂火也。萬物之
上如揮斤八極
神氣不變是也
言氣既守得專
一則不與萬物
相感也。身外
之身等說。是後
世方士添出。引
之非是。知巧果
敢之不足。以先
乎物。是色而已
終為迹象所累
而已。此物字指
工夫已就現成
境界而言。不形
所以能入物也。
無所化所以能
不滯也。此是種
工夫境界也。滯

激也所以無所
化之故端端倪
也所以不形之
故通乎物之所
造至此則立乎
無物之先以無
厚入有間入物
而不為物所入
矣

選音愕忤也

者去似單承慄
字一邊其實透
發其神無隙通
身着力也天如

林曰鏢平傷人
飄瓦中人而人
不怒者以其物
之無心也

先天之天藏于
天通乎物之所
造也飄瓦喻莫
之能傷
人之天知巧果
敢也天之天純
氣之守也不厭
不閉藏也不忽
不輕用也民庶
幾用其真與前
節反以相天俱
在題外作結

荷其馬及僕
良付反

西華曰枸謂斫
殘枯樹枝也

楸株樹木根椹
也昌黎詩寧斲
斷株糜楸或作
楸拘或作拘未

票生 莊子 卷之四

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

之所造不淫之度適當而不過也無端之紀循環

於萬物所藉以終所藉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

形止乎無所化是也壹其性則不二養其氣則不

耗合其德則不散由是以通夫若是者其天守全

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如是則其自然之天所守

矣外物何能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

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知也妙在乘亦不知若知其乘則必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

也藏於天藏其神於無情之天也上言守氣此言

神住則氣住復讎者不折鏢于雖有忤心者不怨

皆本於此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

者由此道也根上聖人來由此道由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

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

平均賊生承上攻戰殺戮故天可常不可厭

也人可慎不可忽也以其真言各得其天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痾

曲背人也以竿黏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

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

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

一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吾處身也若楸株

卷之四

達生

二十八

林曰不及不側
側字翼字得字
音韻鑑錄自然
相叶
凝定之意

此段亦根純氣
之守意來承蜩
尚然養生可知
矣

即目無全牛官
知止神欲行之
意

拘吾執臂也。若槁水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身如振株之拘。臂如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唯蜩翼之知。則外忘物矣。不反不側。承振株槁木二句。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孔子謂乎。用志於端一。則神凝定而不擾。此所以為有道也。此段言藏神之用。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偻丈人之謂乎。用志於端一。則神凝定而不擾。此所以為有道也。此段言藏神之用。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淩之淵。觴淩。淵名。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游。浮於上也。没。汨於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言與水相忘。猶知有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

舍意中也
注以物相注而
博一擲不復如
操舟之以身試
險也
外重者內拙帶
解一句結出主
意見守形太甚
也殆者心智殫
則生機不遂也
亂而不中

李白拔把也
林曰拔簪掃箒

即吾儒所謂克
已須從難處克
起也

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没人。竟不知有水矣。利害不入乎心。故暇也。暇則巧之所從生矣。以死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注。射而賭物也。鈎。帶鈎矜也。憚。憐惜之意。重在外。則心已為外所分也。故拙也。此亦用志不分之喻。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

潔清自守不欲招內患

平易近人不欲招外患

保曰柴立無心而立竟

心既入則身不須藏身既出則心不須陽諸解全未理會而字柴立有心而作無心之用中央介乎顯晦之間也不曰巧極而曰名極是進一層渣滓法不養乎內必入

畏途

不養乎外則必有彫俎之患

方曰豚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籀書輜車所

豚楯如蔡邕之就坐被戮廢俎如范睢之卷簾也楯猶家也

以載輅聚當作最才官反俛當作量方九反謂

之中也而旧傳經文用字若此或曰誤喚同詒

外既養其外者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即當養其內也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勉其所不足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入而藏有心於而陽有心於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無心也中央隨時顯晦出無心於出入無心於入中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名極而實當矣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

取畏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嗜欲皆足以傷生而人不祝宗人玄端以

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豨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

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於豚楯之上聚俎之中則為之豚楯畫盾也聚俎者言被刑戮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而置於此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或曰聚

盛羊肉器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總考記檀弓讀作息喚息歎
為天子之殯敢息倦息之義
塗龍輜以禱又談詒神魂不寧
云設龍輜重同而誨語也
柳散聚也駭水
益猶而塗之龍
輜則象畫龍文
也經意蓋謂取
富貴者之死以
易死之生氣猶
不為之豈有人
而不如死乎
保按音音音
履神名也

此俱鬼名不必
鑿解要知告敖
本意原說處處
是鬼以醜悟桓
公也

幸音素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談詒或作嘔噦解或
日倦怠失魂之貌愚以談詒
皆從言應作諧語藝語鮮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
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良醫國能也
虧瓦出而心痛除弓影
去而疑病愈皆用此法
夫忿瀦之氣散而不反則
為不足忿瀦鬱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土
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此言病
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也竈有髻
髻狀如美女而衣赤衣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煩壤糞掃東
北方之下者陪阿鯨陪阿狀如小兒長尺躍之四黑衣赤憤大冠帶
劍持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決陽豹尾水有罔
象罔象狀如小兒黑丘有宰宰狀如狗而有山有

林曰驟然忽然
笑也音義救引
反

陸云首一作手

保曰已乎與
未也幾矣全
矣相對音
又曰十日之
下皆省而字
又問下略鷄
已乎二字是
思闕衡景似見

宋註已可之誤
褚註列子作雞
可闕已乎此文
脫略

夔狀如鼓而一足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如何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
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
見之者殆乎霸此語極投合桓公平日心桓公驟
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桓公所見未必即
入鼓動人心處安知白黑赤烏斬蛇渡水之事非
造作出來陳勝狐鳴帛書亦即此意勿以成敗論
英雄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
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
紀消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問鷄已乎曰
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應嚮景聞鷄之聲見鷄之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照應法

敵而飲鬪盛氣
既見敵而敢鬪
無變雖見敵而
不鬪

承蜩有道踏水
無道縱橫說來
頭頭皆是
齊騰同水之旋
似之也
不為私不參以
己意也

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也十日又問曰幾矣
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鷄雖鳴而不聞其聲也望之似水雞
矣形如槁木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此以神守氣之喻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
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並流傍流而救之也數百步而出
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
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水之旋入為齊與汨俱出為汨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不任己也此吾

斯時不知有水
斯時亦不知有
水也
斯時不但不知
有水亦不知有
我也
鬼谷神工也

陸德明曰輒然或曰輒輒楚之
不動貌

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安字絕有妙用惟能安於陵者則能安於水此心無二用也故猶素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所謂習與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於行險中發出一個居於天物不能傷之義
梓慶削木為鐻鐻者鐘鼓之懸鐻成見者驚猶鬼
神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
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氣全則心靜原是一層工夫齊三
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也忘利齊五日不敢懷非譽
巧拙也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至此方是

陸方壺曰、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鐵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

見音現

家語喻治民此喻治身

保曰、西仲蓋猶過也、義不

妄曰云、工能旋而蓋規、旋而蓋規、規曰矩者、具言成言任指之旋、一則易至守程而蓋平、規矩不程、所以能蓋則其與與不程、所以能之合而不變、以心稽也、也、指物之相、不內變一也、不得若化之自、外從不程也、然不待心之稽考、然後合乎方圓也、保曰、靈臺謂心也、要腰也。

保曰、胡何相通

以天相。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也。其巧專而外滑消也。其外事之滑亂。吾心者俱消也。二句承上三層作總收語。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不然則已四字極直截了當。若稍有徘徊顧慮於其間。便不能靜心矣。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段亦與之道而不為私同意。言與大為一之功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言雖組織之文。不遇如是也。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驅之。以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段以為世界無窮形勢精虧之喻。

工能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故其靈臺一而不程。心歸於物而不為物所苦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處境也。無所變從。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有適。尚有所不適。惟忘適不。適矣。○此段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託子扁慶子曰。託怪而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質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君舉動張皇。語言粗率。自是難與言矣。扁子曰。子獨

所問皆為而恃長而幸故答之如此

所答者俱非所問之意故恐其惑也

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其事而不敢自恃。長育其德而不敢自主也。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謂其

保曰養鳥之喻已見至素篇

一坐曰平陸而已矣言如是則平陸而足矣保曰欺啓小孔也

本懷惑而來。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茂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欺啓寡聞之民也。欺孔也。啟開也。言所見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鼉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段言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亦非至人莫可語也。

人之命於天而立於世者。形也。而生具焉。生之存而不亡。在乎世以入於天。故養形不如全形。遺生而後更生也。然更生之道。又不徒在形。

而兼在精。精與形相得而足。則天自在人之中。精與精相進而深。則人反操天之勝。何者以其立乎形之先。守其氣以全其神。而始致其精之用。始焉離物以獨成者。終焉入物而無忤也。則至人所謂不窒不熱不慄之說。豈非開天之天。得更生之理。以遂其能移之功哉。彼夫承蜩小數也。操舟下枝也。疴僂之用。志不分。沒人之覆。却不入。猶遺外帟內。以為功。况養生乎。雖然。此為既養之後言也。乃若方養之時。則內外之功。不可偏廢。如單豹之虎食。與張毅之病攻。名有違於牧羊鞭後之訓。則外患之豚。猶聚僂內患。

之忿。瀆怒忘。皆形精交養者所當戒也。必其精於內者。不求應物。而形於外者。物莫敢應。如紀渚子之於鬪鷄。方稱善養耳。由是而進之。於天則從水道。不為私。呂梁丈夫。所以蹈水無苦也。入山林。觀天性。梓慶所以削鑲疑神也。不然。世累無窮。以形精役。役於其間。鮮不為東野稷之馬。鉤百以取敗耳。又安望其如工倕。指與物化。靈臺一而不桎。以幾於忘適之適邪。謹此至人之行也。非至人不足以語此。篇中大旨。發內篇養生主所未備。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為玄籙開山秘法。段段設喻。精言如屑。長生久視之道。

則我可得而屈伸謂當為不材之木則為不材之木當為材則為材既云與時俱化則已到時中地位而無肯專為反若落後一層矣然恐有知子莫者孰材與不材之中而定其操則誤矣故又曰無肯專為上下即浮遊之意和如太和元氣之和故下文遂言萬物之祖通靈鬼神造化之故則物且藉之以為消息而不物于物矣人倫之傳

能免乎。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所謂置身也。浮遊於世而不溺沒於其中。俗云。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譽訾可否也。龍蛇言其屈伸無定。隨時變化而不一也。上下猶飛潛也。和即和光同塵之和。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祖所謂眾父。父物之所生也。我得遊心於物之祖。則物皆我所物。而若夫萬物之情不見物於物矣。尚得而累於我乎。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若以己身為萬物之貴。以道為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和為量者。則材與不材均不能免矣。○世情薄惡如此。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悲夫。兩字無限感愴。弟子志之。

司馬曰傳事可傳行也

保按居然依然之美林虞齋以為安然恐未安

司馬曰豐大也

則不然入世之故大略盡于此矣不說出所患何事并所以患之故蓋所患即在所行之中諺所謂說不出之苦也

隱傷也約躬也飢渴至干隱約也胥疏相遠而至于江湖也司馬云胥須也疏菜也李云胥相也謂相望蔬菜也

其惟道德之鄉乎。內篇人間世說不材之用至詳且悉此又從不材受累處發出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絕句親而行之無須使離言親切而行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

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

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

食焉胥疏與人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

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

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

不見一物也

或曰建德即身
立德之始也

所適所將二句
起下猖狂妄行
踏乎大方與從
心所欲不踰矩
意同而文異其
生可樂所以解
其憂其死可葬
沒吾寧也

目曰形倨不遜
也留居不進也
無形倨則我自
圓轉無留居則
物不阻滯故足
為車

野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而患慮愈深矣

脫無過南越有邑焉取其去魯名為建德之國好

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無私

與而不求其報無人也不知義之所適無分不知禮

之所將無往來也四句俱猖狂妄行而踏乎大方

動而自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喻道為物之所以終

合也武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捐俗棄其世俗一切有為法也

而後可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

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形

踏碍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君

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
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此言入道者當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海言涉

流窮源愈造愈深將立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

此遠矣至此平日聰明知慮一時俱廢如送行者

去人遠矣遠於人則隣於道也莊叟善體物情

於徐無鬼篇撰出去國景况於則陽篇撰出回鄉

景况於此撰出送行景况淋漓故有人者累見有

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

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有人則

到得獨造之地
則精柏煨燼皆
無能為力矣

皆廣言廣大悠
遠之意

堯未得舜亦有

憂既讓國而不

憂故舉以為証

也呂註大莫建

德即萬物之祖

道德之鄉虛舟

不怒即乘道德

保曰爾雅云
憊息也
而浮遊者也張
樽開也歛收權
也或曰邪助聲
朱註三呼邪之
上當置三呼二
字
虛已無心也人
不怒則已無夢
矣

疑其毫毛不挫
故問之
猶言一毫法術
不敢設也

林曰侗乎無識
自儻乎若怠若
疑無容心之狀
也

收斂到者不見
強梁頑梗也曲
傳柔順也自窮
彼自出于不得
已也人之性盡
乎剛柔各因其
自然則我之神
不損矣大途大
道也有大途緊
對不敢設

呂曰紛紛猗猗
則雖紛而不亂
似無能而非無
能也

猗音紛紛猗音
秩

緒餘也斥如斥
侯之斥謂被備

其虛也憂累
根上患字來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
悞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
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
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已以遊
世其孰能害之邪呼聲也結前以虛心為歸宿末
盡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其速也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
無敢設也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一矣故曰無敢設奢聞之既彫既琢
復歸於朴去華務盡也侗乎其無識不起意見也儻乎其怠

疑不為趨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其送往而迎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

不私其附我者此因其自窮因其自窮不強之其所不堪此句

頂上二句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已上皆賦斂之術無容心其間故不

挫損於吾心常而况有大塗者乎而况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奢

應而常靜也行事猶如此况道德之有於心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

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音而其為鳥也

紛紛猗猗而似無能不能奮引接而飛迫脅而棲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

也司馬云緒次緒也

呂曰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遷與眾人此大成之人所為道雖流行而不也道流而不明居其功德行居則人莫見其其道而莫名其功德行而不名處所此所以不處則人莫聞其名揚日月而不自伐也純常則似癡呆可矣乃比於狂則所謂猖狂而陷乎大方

也。不聞不樂名譽者聞也。

故其行列不斥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

患。古云白璧不可為庸庸多後福。正是此意。昔人言及此遂以為天下衰亂不可為矣。豈知後世為意怠之行實多而究不能傲倖於意怠之福。則庸庸多後福之論猶屬治世之言也。可勝愴然。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言以自見者不能免於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大成大成其德也。自伐者

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此所謂有德者能。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道流而不明居得

行而不名處。行無往不在。但欲顯而居處以自伐也。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其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

知所之。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掃軌捐勢者同。

也。不聞不樂名譽者聞也。

不為功。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功自彼立名不為功也。我責人之成立而人亦至人不聞子何喜哉。不求不得以此求責於我也。

保曰杼等也

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鳥獸不惡則無人患可知。

陸曰假人林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若謂赤子可布則赤子之布寡陸註假一作殷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累則布字作和字意

與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假國名亡亡命也。林回假人之名。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

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弃也或曰夫以利合

之累多矣。布泉帛也。言若以赤子可市所值之價寡於千金為其累指壁而言也。棄千

當其窮迫禍害以下桑寧語朱
之秋其勢不能註非矣

而全則利合者
不得其愛矣
以喻弟子之所
以相依者要皆
一時醴交利合
之徒是以常則
相聚其聚也非
天屬也無故而
合耳無故而合
者亦無故而離
復何怪哉

保曰翔伴道
道也字異義
同

緣如延緣輩間
之緣形緣則除
行翔伴之進步
也情率則無抱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近也。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害時方能見得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

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書弟子無抱於前其愛益加進抱拱抱也。虛文去

命之誤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者因

前之進步也若
形具而文自生
則可矣
或曰率循也
物指準與春

之意率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

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質之自然而性

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

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

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把也。蔓纏繞也。而王長其間

似戰國遊士之
口氣

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

而不彙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億，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此段襲原憲貧德之論，已屬套談。且昏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德何涉？質筆無疑。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槁木，凡也。槁枝，策也。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也。有其

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

水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睛而還視之也。

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造，至也。至於大，愛已則至於哀。皆有已之累，不知焱氏之風本自無已也。

曰：回無受天損

即所謂據枯枝策也。特用槁字，視貼圍城中憔悴景色。雖無節奏聲調，而自然使人愜意。

廣已，謂恐其高視於我，而不規矩之中，愛已謂恐其切念於我，而在動於性情之中，天損人

曰：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

益二句，頂廣已而造大始卒人天二句，頂愛已而造哀。諸註極當是室，本經多通用。泄，如尾聞泄之也。恐其廣已而造大，故天損人益，都說近裡着已的話。諸註運物，江南古藏本作化物，彼利道也。

我非為利也。

盜竊，指爵祿。

易○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謂貧而樂也。無受人益難。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

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

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人與天窮也。自然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數語皆言無已之理。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

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桂不行，窮困不通也。天地之

行也。運物之泄也。二句作一串讀。言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

可遏。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

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偕逝，偕往也。順化而諧往。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

用四達，言初進便爵祿並至而不窮。言其有加物

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外來之利益，非已本有是

林曰其志雖畏
避於人而乃與
畏人也而巢社
以見非社則無
所依無受人益
之難也然以社
之故而人不知
其故曰知悉其
愛已而造哀故
無始非卒都說
安常處順的話
境界有出于人
為天為者皆天
也人不能操造
物之權乃天命
之本能也故聖

吾之命有在於
外故使然耳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
之何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豈君子
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
棄之而走實口實也言有不實處者目不
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如上文所云則燕畏
之知矣乃不能不處於人間堂上何也蓋燕舍此
別無可安身之地猶人間之社稷鎮於此不能他
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能
離此世間耳故曰難諸解大謬可笑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
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萬化無窮
不知誰為之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
始是故不可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預待也正
而待之以順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其自化而已

林曰晏然安然
也
人體其逝而全
歸也

司馬云離陵
名也樊藩也謂
遊栗園藩離之
內也運寸可回
一寸也
李白感觸也翼
大逝難目大視
希故不見人
保曰躍步盤
僻進步也

人之不能有天性
所生也有天亦天也
天亦造化
為之也

性者從天命之
非人所得與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逝即逝
者如斯

之逝乃造物所以為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
何天非人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此段亦根
與時俱化來必順乎天道方為順時之極處知天
損人益之別則不至至廣已造大知始卒人天之合
則不至至愛
已造哀也

莊周遊乎離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寒裳躍步執彈而留
之留戀而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
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也今見利而忘
其真忘之俗所謂螳螂捕蟬之說本此

司馬云樊藩也
感字作經過意
死利之徒有翼
不逝有目不覩
漆園之慨深矣
執翳螳螂捕蟬
必先取一葉以
自障而乘蟬之
不見而以取之
也

司馬云離陵
名也樊藩也謂
遊栗園藩離之
內也運寸可回
一寸也

李白感觸也翼
大逝難目大視
希故不見人
保曰躍步盤
僻進步也

保曰躍步盤
僻進步也

保曰躍步盤
僻進步也

保曰躍步盤
僻進步也

保曰躍步盤
僻進步也

保曰蘭且蓋
莊子弟子問
諸夫子之夫
子謂老子

音義三月一本
作三日不出坐
庭中三月
濁水喻異鵲諸
物清淵喻己之
真性
是以為辱是忘
身也與物交即
濁水靜而玄覽
即清淵

郭曰以見問為
戮夫莊子推平
於天下故每寄
言以出意乃毀
仲尼賤老聃上
接擊乎三皇下
痛病其一身也

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一類相名也言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於

物者物亦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碎之以其反走則驚去異

有欲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自省也蘭且從而問之

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動與物交濁水也靜而玄覽清淵也言逐於外而迷

其內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

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

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評言為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此段言逐物之利者必有忘己之害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貴愛賤憎也陽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言有才不可自矜以取尤也

人世之患深由道德之功淺蓋道德為萬物之

祖順時而化非猶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徒以取

尤也然而遊之又必以虛已為端故剝形去皮

洒心去欲而後遊乎大莫之國以成虛船之用

而不至貽豐狐文豹之憂此市南宜僚之旨可

與材不材之論相發明者也若北宮奢賦斂為

鐘特小術耳猶能虛已順時侗乎儻乎如彼送
往迎來如此則其進此者可知已顧思可以語

天然之妙欲求
免乎世此術最
顯而易行最順
而不失其正者
也
江註老子曰天
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矣非惡
美也惡知其美
爾

一坐曰之行之
行轉非子作心

此者惟孔子夫孔子豈非溲受世患者哉大公
任謂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卽虛己以順時所
以遊乎道德而免乎世患之術也然能虛己以
應世而不能虛己以定交則疏者不至以患相
加而親者或至以患相棄可奈何抑能順時以
待人而不能順時以待天則在世本無逆旅之
事而在我反生逆受之情可奈何乃子桑扈見
及此矣所云相屬以天相淡若水誠有得於形
緣情率之遺訓也其虛己爲己至矣是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無復然矣卽孔子亦嘗言及此矣
所云無受天損無受人益誠有見於天人始卒

之相因也其順時爲己至矣是廣己造大愛己
造哀無或然矣不則見利忘真則爲彫陵之異
鵲自賢取賤則爲逆旅之美人而已何能遊乎
道德以免世患哉此篇闡發全身遠害之理可
以補內篇人間世所未備大意以道德爲眼其
所云虛己順時乃道德中事也精議奧旨可當
涉世韋弦惟莊子過魏王一段則係淺夫效顰
勦襲紕繆極易指摘乃當日訂莊者不亟芟除
以致黎丘晝見吾不能無遺議於郭子玄也

保曰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是夫子之神化也

林曰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大小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東方入於西極自朝至暮也有自有趾蠢動之物必

是實說心死則雖生而亦薰然成形而無以為人矣若人死則固理之常也

向之也萬物雖待之成功而不待之成借出借入暗喻步趨瞻後下求之以為無有患之以為無俱根此意發揮出則萬事作入則萬事息

亦然猶言萬物之於心亦然此綿轉到心字細心體貼自得不化其心以待形之久而後成也

物之盡而後成也物之成而後成也物之成而後成也物之成而後成也

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眩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期人信之。而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而民自歸之。

而不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總言夫子之大可為而化。不可為。不知所以然。所以

人死亦次之。言此不疾而速之妙。皆心之用。所謂人亡。人死雖可哀。不如心死尚為哀之大也。心死即齊物論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之如天之有日。萬物莫不待之以成功。故日出則為存。日入則為亡。究竟日無存亡。但俱限於所見耳。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萬物之生死於日。皆有所待以成功。萬物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吾一受此心以成其形。而不少離。以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倘不知此心之當存。效物而期者。雖薰然成形。奈命不可留。覺有不能繫。已往之陳迹。惟見其日日往而不返。人生幾何。是吾與汝方交。臂而遂相失也。此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女以步趨等語求吾。是弟見吾口之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何異於唐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

見日而後事可為。待是待日也。者知命至日徂。故曰待是而後成功也。言置其在天者。盡其在我者。終身與汝猶無行。不與之意。一交。同言一受成形。而不自我化。也。所以著所遺。之以待自然化。也。所以著所遺。盡也。又曰。不知其終不知其窮。期也。又曰。若以肆也。馬雖必求。其日往者求我。于肆而唐肆則。非所以求馬也。則吾與汝雖相。服如服習之服。從乎終身恒與。念如人相念于。交臂而相失。無道術之念。惟念。異是人死所以。故陳迹難追也。可哀也。又曰。唐。看下文故字甚。肆空肆也。管子明。有唐園空園之。有不念者。存眼。字。又曰。吾本無。前取不為。避也。

也。女以步趨等語求吾。是弟見吾口之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何異於唐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

也。女以步趨等語求吾。是弟見吾口之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何異於唐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

也。女以步趨等語求吾。是弟見吾口之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何異於唐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

也。女以步趨等語求吾。是弟見吾口之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何異於唐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

意服女女宜忘也
所以服乎蚤又
曰故吾即日但
之吾是形也不
忘者即所待以
生之物是心也
此段言所以奔
逸絕塵者在此
心之不死也

○保曰慧音
硬益不為直
進而在下坐
也

林曰拙兀然
立於獨超立乎
一世之表

○然心不動也
非人所謂掘若
槁木

物之初未有物
之時也

西華曰夫聖心

非不能知其
無法可知口非
不能辨為其無
法可辨辨之則
乘其休知之則
喪其真是知至
道深玄超言意
之表故因焉僻
焉

辟闢同口雖闕

其故之難明也
將疑似也似乎
如此而未知其
然否也
天本陽而地本
陰而陽中之
陰初動陰中之
一陽初動始則
互為其根繼則
網緼化生

莫見其形此言
造物也莫見其
功此言化育也
此言生物不已
也
是指立乎物之
先者宗主也

回借馬為喻此即答
以求馬是呼應巧處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

甚忘吾之所以服女者與女之所以服於吾者甚
貴忘其所服猶佩服服即上文譬乎其後之

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恐落虛無其實又何必患也蓋忘不過其故吾耳

而不忘者尚存猶可自反而觀也故吾即求有之
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此或曰德

段言人之所以存者在此心之不忘也
夜相伐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
者也知去聲據此則命字可削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
人熱然不動貌似非人也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
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物之

玄門所謂父母未生前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
○千古道秘一語洩破

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

將者且然未必之詞以心思言論
之所窮不得不姑以是言之也
至陰肅肅至陽

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言物之初混茫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
生○周子太極圖本此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此中若有綱

維之究不知其誰為之者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

所為而莫見其功推遷似日有所為而所為之功

卒不見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

而莫知乎其窮生用所謂無極之真故為物

之和也數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其宗之所謂以遊之

孔子曰請問遊是何所得老聃曰夫得是至美

出子方

出子方

出子方

出子方

出子方

出子方

至樂也。道書謂先天一炁人身中至寶得之者如醉如痴故曰至美至樂得至美

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以問其所

之法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淵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獸蟲所以不惡變易者以數無異草澤

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

體將為塵垢而生死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

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即德充符篇物視其所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

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隸屬也知貴在我而不失在隸則萬物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

說焉。假借也說仍作如字解言古之君子皆不能

出修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為而才自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此種學問原是一毫

造作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

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鷄

醋中蟻蝶發覆啓幕也。○此段言欲

存心於不死必先遊心於未生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

林曰介芥帶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洑與酌同

言萬物不能殊致也

不以物之變而失其為我也

有底止我皆可乘化以遊故

不足患心也解乎此及之而後知也說作脫洑如亦雅註井泉一時有水一時無水之洑有井則水自然而生有至人則德自然而具物不能離所謂物

後司馬作後

林曰一丈夫言孔子也此章意蓋言佩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陸曰以下錯拳傲事偷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奚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禄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政設者故牛皆得以自適其性而肥壯

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

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

雖曰寓言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

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

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可謂多乎○忍捕此段洵屬無謂細味文氣洵非莊子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為疑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

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鬻常

欲殺舜故足以動人此段根本上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意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僊僊然不趨僊僊趨受揖

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槃礴箕踞也贏

與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此段亦屬後人擬筆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常釣也言此大人釣矣而其釣不釣蓋非持其釣而以釣為事者也常

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語

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

人黑色而頰乘駭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

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異常

成曰受揖而立受君命令拜揖而立也

埤非變也與易垣垣同焦註僊僊猶瀟灑也

或曰旁礴槃礴一音之轉太玄中首旁礴地之形

持執也非以釣為執而有所以釣之故也

褚曰屬之大夫

上夫字讀同大夫之字作其字講

太山始皇石刻大夫一作夫夫田御史大夫蓋為是古夫大通

篆文夫與夫相似耳

保曰丈人指夫即大夫也人也

稟生 田子方

陸曰壞植散群或曰偏特也猶無偏黨也

說來俱不像彼時氣局

羅曰壞其所植立不亦異於人

也林曰外國之缺

斛大小不同皆范云刃疆植木不敢入其境內以為界壞植鄰則諸侯不知端封混一尚同之意

保曰泛然不明言也

循人情于斯須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無變也偏令無出無專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不樹朋黨也長官者不成德不居功也黜斛不敢入於四境不懷疑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勝粲然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所謂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郭曰盈貫謂溢

猶也羅曰適矢復沓

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

寓者矢方發而後復寓于弦上

也范無隱曰方猶

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

寓于弦非措杯

水于肘上也

郭曰揮斥猶縱放也

循斯須循人情於斯須也○文王用機械仲尼狗斯須雖鄙夫猶蓋稱之矣此等議論此等筆法乃敢擬莊吾不知其是誠何心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猶措杯水其

肘上言平直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沓重也言

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當是時猶象人

也象人木偶也形容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

射之射也言能以巧用而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讀至此便覺

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何承天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恂目猶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根上下不定以患心意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論語載係令尹子文之事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

鼻間栩栩然鼻間栩栩然心平而氣靜也此便裝假不來不似謝家展矯情鎮物令人

冷眼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

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

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

知其在我乎其在我邪亡乎我在我邪

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

哉彼指人也我為令尹則人不得為令尹人為令尹則我自當不為令尹躊躇四顧高視而曠觀

栩栩和適之意

保按諸本知躊躇四顧正栩栩之所由發也人為貴人以為賤俱所不知

字作至

也或曰淮南引此

草高註說賦也

蓋視也又曰神

經于驪山大行

而不能難如小

隘而不塞

立脚步位在此

介礙也

與人者不過塵

垢批據于神無

損

林云此意即則

之也根上段得其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

得說非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濫也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劫也

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可友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

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人

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

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有句出老子此段言身外之物於真我本無加損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上來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此真左右

之見也描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

寫曲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

於我則我之存

已三言凡此顏回問於仲尼章

方註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之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身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猶不曾而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特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于唐肆之地而豈嘗有馬哉服佩服也吾佩

亡亦不係於國亦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上來。

有道者非可以言傳見道者不必以言受蓋道不在人而在人之心也人之心貴求乎不死之實而不死其心之術又貴立乎未生之前此其間有至微焉非有得於我而無動乎中者未足以語此耳如東郭順子温伯雪子皆所謂有道之人也子方之不能稱夫子之不容言豈無說與亦以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有待以生有待以死之人其不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忘乎故吾吾有不忘之心也死而不亾者壽則薪盡火傳之說矣顧大化密移俯仰之間輒成陳迹而

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管大忘之又恐顏回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念之之中乃有不念者存所念者執着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伯說忘念之則無得之得即為真得而其不念者在此矣又按淮南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管孔子謂顏回曰

欲求於交臂易失之頃非遊心於物初以期得乎至美至樂鮮有不效物而動而蹈心死之大哀也然而遊心亦未易言也物之初一而已矣死生終始皆後起之名惟得其所一即四支百體猶屬多餘其四支百體之外所云得喪禍福者又無論已此遊心者貴在於我不待無患心之實亦併無修心之名方為極則矣孔老之旨其為道豈有殊哉此其道惟百里奚有虞氏得之彼列禦寇怵然有眴目之志未足云也若夫孫叔敖在彼在我之說凡君未亾未存之論庶幾於遊心物初之旨也哉篇中結穴處在夫子

吾服汝也念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念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老聃二段。詮闕道要已無遺蘊。首二段引起心學之精。不在言論之末。後數段舉為道之人。言其心之無累。如此作個証佐。惟魯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三段。語氣不屬。立義亦淺。非南華手筆無疑。余非過為指適也。

集曰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

有音之所自也。北遊則超其本方。有遠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譬。無謂則真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

林曰狂猖狂也。屈者掘然如稿木之枝也。○保曰黃帝之愈明而道愈不近。

啖嘖擊項羽紀。亞父曰啖孺子不足與謀。忘其所欲言者。此句變化不測。如演雜劇令人飽觀不厭。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舂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道之為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無有安者。無不安者。無有得者。無不得者。知之問。添出思慮等語。所謂無風起浪。頭上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安頭矣。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

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

孰是邪

保曰似定即近之也

林曰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隙矣保曰華即外飾也外飾無其美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損去其華偽也

以其無可致無可至也或曰荀子禮聖人之偽也與此立意異

今指一世之人而言已為物而不能歸根歸球剝削而不能至乎道德也大人則雖湛于禮義

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

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出老子是全段肯綮大抵落於言詮便成

疑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

偽也任其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作故道德之所不取道德之中有仁義禮仁

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故曰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

之華而亂之首也五句出老子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

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三句出老子

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為物猶朴散而為器也歸根謂返於

道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所以能歸根者以任其自然不起分別耳此句

而不入故歸根易也

夫不能歸根之人惟以死生為患豈知死生無定莫知其紀患之亦無益乎生死皆一氣所轉而不足為患禮義又何為者聖人處臭腐神奇如一故任道而無所作為也劉本作天地之一氣耳

起下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意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

何患人之最易起分別者莫如生死不知生死亦任其自然出入於造化之機也故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孰知其綱維是乎大約盈盈天地間只是渾茫一氣以息相吹或聚或散頓成生死異觀

如佛家所謂四大假合死而復散之說也若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俱是聚也俱

是散也又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

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

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今人皆以生為神奇而美之死為臭腐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臭腐反覆相因無有窮也故在天下間皆一氣耳聖人則處之如一不

起分別任其自然此所謂道也一氣即火傳不知其盡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

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

知問黃帝而知道所謂心與心識而非得意忘言之象故終不近

呂曰天地無為而無為備者有彼百化體物不遺也莫知其根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

塊然無為如木偶哉蓋為而無道與消長故物為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時之運育不越乎自然已

林曰愔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

沈浮消長也惟道與消長故物能日新各得其序並行而不相悖也存于中而愔然若仁神其用而油然不形万物皆育而不知其為之者惟有大美而不言故也觀于天地之謂是現成指點可以觀于天則勉人法天以無為也

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於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明乎道之自然不知為真是知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屈終不知之為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三語與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觀於天地亦體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

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人之神明至精似宜洞悉物生異變方圓異象實不知其所以然之本根惟見翻然萬物而無物之不自古固存而無時之不然是故無所容吾知也既無六合為巨未離其內所容吾知何所容吾言哉

秋毫為小待之成體也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大而其道不離於其內秋毫為小而其體亦待而後成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兩間日新而不腐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而不愆其序愔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若亡也而實存若形也而其誰為之者此段與中庸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節同意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居然可意發出不離歸根之道也此段從上面歸根之意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續奇甚

來舍神能守形也。瞳焉云云。任其性也。無求其故。不知其所由來也。睡寐點出。此時瞳焉如得道境界。恍惚。入神真彼之矣。有所知而不陳。迹自持。故能如此也。昧晦猶謔。言糊塗也。惟無心。故得昧晦。不可與謀。喜之甚。而反言之也。委如委之于經。之委人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曰委和性命。隨天地以順布。故曰委順。子孫因天地以繼續。故曰委蛻。此皆天

陸曰：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焉如得道境界，恍惚入神，真彼之矣。有所知而不陳，迹自持，故能如此也。昧晦猶謔，言糊塗也。惟無心，故得昧晦。不可與謀，喜之甚而反言之也。委如委之于經，之委人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曰委和性命。隨天地以順布，故曰委順。子孫因天地以繼續，故曰委蛻。此皆天

地遺棄之物，人偶然得之，便矜之以為有，則非矣。三者亦天地自強不息之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行處食俱無矣。

既言疏滄溟雪，而又言指繫則非求其精明而第欲成空洞無

齧缺問道乎。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身不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攝汝知，一汝度，神

將來舍。不起思慮，出入以度，則心德將為汝美。道

將為汝居。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故字

言。瞳然，無心直視貌。如新生之犢，言未卒，齧缺睡

寐。當下頓悟，收聽返視，凝神被衣大說，行歌而去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真其實知，言天機無妄，自能相悅，以解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媒媒，即昧昧無心，不可與謀。狀

也。彼何人哉。被衣至此，實忘其淮南作德將來附

缺恢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四大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通成和，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孫子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相禪，無有，故行不知所

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

胡可得而有邪？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生，物

執着此道，以為吾之所得，不亦妄乎？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醜醜漿中所發之泡泡之起滅有先後猶人之生死有壽夭也由是觀之不過須臾之頃耳

果肅有理所結有先後大小猶倫之序也

調是與我和淡者便應之以德

偶是與我對峙者便應之以道

德是同得頂遭之不違道是各行頂過之不守

間是一段議論並非泛說有生之覺正策人以

反於宗。中國有人焉。謂聖人也。非陰非陽。言有無入。所謂有人之形者。故曰。中國有人焉。此入世法也。將反於宗。所謂無人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此出世法也。反宗即遊於物初。之本觀之生者。皆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

為堯桀之是非。故能相忘於死生之間。蓋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亦無氣。氣動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醜者。然醜梅漿也。暗久醜之也。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年。直須臾已。何足是堯非桀。噫。噫。於須臾之頃。果肅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實曰。果。草乎。物雖微。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比倫。然所以相齒之序。未嘗聖人遭之而不違。所解君臣無所逃。亦盡其所當盡而已。此過之而不守。苦節以自貞。蓋句根上直且為人來。

亦順其自然也。此句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根。上將反於宗來。偶而應之道也。偶。值也。值乎此。以爲者。德也。頂上。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之心。爲之者。道也。頂上。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之上。遇之而不守。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之而無不爲也。即上面用心。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攷隨其天。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出生入死也。死者爲生物所哀。人類爲快也。弓囊曰。破衣囊曰。泰紛亂宛轉形容。解。攷墮。袞之貌。大歸。如旅人赴家。杳不回頭也。此言生死原無異觀。根上。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不可不及時得道也。生非我有。本天之所付。以韜括吾之神。知者。至于解焉。墮焉。之時。則紛紜宛轉。而不復能自主矣。不養其形。而形全。欲養其形。而形不全。因上文而泛引。似是而非之論。見不可恣其所有事也。

林曰。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音義云。溲音流。

郭曰。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形之形。成若形之。則其形矣。是則不至。陪聞不

人之所同知也。若窳道不可聞。雖知之。然不能不可以耳聞也。

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勢也勢則不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則不論恍然不覺乃至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則不至乃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見螻蟻則說螻蟻見梯稗則說梯稗見瓦甃則說瓦甃見屎溺則說屎溺見尿溺則說尿溺則說尿溺所謂盈天地皆物而盈物皆道也屎稗之喻單承在屎溺來今屠家估計豕之輕

一坐曰張君房成玄英本必下俱有謂字保按郭注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重猶云除毛屎存肉幾何也每下愈况言所問者乃在道之文而不在道之質蓋期而後可道之質豈可期邪如正獲之官問于臨市履豨之法豕之肥瘠何以知之則答之每下而愈足以譬曉之也汝惟莫必言不期則已期則在物大言言大也周徧咸皆大之意也羅註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司正司獲與監市履豨豕異職而同

螻蟻有知而至微。梯稗無知而有生。瓦甃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此而爲道則道之無不在可知。○莊叟慣有極奇極怪之言。使人一時忍耐不得。然後發出正論。此猛獸欲捕而匿爪。鷙鳥欲擊而斂翼者也。縱送抑揚之法。盡於此矣。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道無不在。問不及本。正獲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履豨。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况。他物則所云四者，無不可以言道矣。履豨以足蹴豕，豕背驗其肥瘠，亦市價中之一端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汝唯勿指定其一端，則道自猶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窮乎。十九字作一句讀。言試與遊無所底止。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之學乎。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假形者，色身也。幻相也。也實相也。無假者也。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勢何也。以衆人皆能論乎。此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尚在口耳上。討分曉，猶非道妙。故欲明見乎道，則不能庶幾。一遇是言，不知不言也。道本不可以言聞。是聞不知不聞也。默然塞焉。方爲大得乎。道矣。此應上文。夫道，道者，難言。言意，言邀。或曰：通雅。暗醜與噫噫。意言邀乎道者之法。同意。方言。怒而噫噫。謂之勝。聞。噫噫。含怒而出氣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再問便非。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票生 卷之四 知北遊

為飲射之事故問之也俗以兩脾齊為肥豕者是也澹則不紛而自至于靜漠則不擾而自至于清調則不戾而自至于閑如此則吾志寂然連用三不知正是吾志已定而隨道以為屈伸以見吾志最為可期而借于道則不可期如此而况欲期道乎此時惟彷徨無倚于馮闕之中雖大知慧者亦不能知道于何止也物際謂物止于

而問乎。誠與無所作為乎。其中定而不動乎。寂而所以。寥已吾志。當此之時。吾之志寂。無往焉而不取。態。寥已吾志。亦不知所往。至於何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若吾志有所往而復來。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若吾志既往而來之後。亦不知何處。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吾之志惟道。遙於馮頂。聰慧入於其中。總不知其何所。物物者與物無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以物論道。是未可知也。其物之有際者。所謂物際。非物物者矣。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

此則道亦止于此形上者必待形下者而後顯也。際之不際。道本不際於物而際物雖欲際之而道不際乎此也。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物之象也。道胡可得而期耶。此段亦根聞不若塞意來。昏瞶即所謂僻陋慢也。天如論語多是在僻陋慢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無所發沈註故我無所發我之非夫子。句。至言泯沒以死矣。今非世人所解故

非積散也。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為循環耳。乃道能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亦猶是也。是道主乎物之中。而仍出乎物之外。林註。監市。賣肉行頭也。陸期而言之。其可得乎。註。狝。大豕。履以足蹴之。蓋狝之肥瘠。蹴其臀則自可知。聲。物之底也。故以為下。知。聲。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隱几。闔戶。晝瞑。便有視於。柯荷甘日中。麥戶而人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老龍。指老龍吉。言陋慢訑。不足與言。故意棄已死乎。抑或道之體本無所容其狂言。格發而死矣。夫。無所發。即下面藏字。弁。桐。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子道秋毫之末曰狂言神農知
萬分未得處焉老龍不啟發已
指神農也藏其之狂言而死也
狂言即無所發真冥猶昏昏也
也
西華曰天子老下知乃不知作
龍吉也哲人云引
亡至言新絕無或曰道應訓作
復談玄垂訓開吾知道之可以
發我心弱可以強可以
林曰拿桐同弔柔可以剛可以
老龍而聞神農陰可以陽可以
之言也神農於竊可以明可以
道未有所見而包覆天地可以
亦知老龍之死應待無方
為藏其狂言况褚註中當印印
其跡道與老龍與抑同或曰准
同者乎南作大清仰而
成曰今老龍之嘆曰孰知之
於玄道猶毫端為弗知弗知之
萬分未尚知藏為知邪
其狂言而亡既不形則何從

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藏字。即知者。不言之意。言神農尚未
為得道。且知道之非言。可傳。況體道者。其可求於言論之間乎。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真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道體
者有見於此。是以收視返聽。求之無形。無聲之所。若落言詮。即謂道為真真。究竟真真非道。蓋道而
可以真真。其名則道又可名矣。於是泰清問乎無窮
故知藏其狂言。方為見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
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
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
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道本如是。但多此。一知耳。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見之既不見則何從名之無始
曰三字疑衍文
所言者非道也
所聞者非道也
問至于此是欲窮之也應之以
此是飾說也

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
內。知之外矣。與首段黃帝告知北遊同意。此言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中而歎。聞言水。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以形而後
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既言無為知道
問道之木是。重重道無問。問無應。問不可得。應不
始有物。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問窮所謂貴空也。無內是實。無以無內待問。窮若
而假有以應之。皆屬乎外也。

○保曰。聞道者。此下單指無內
者。應論道非道
收不知乎太初
二句是未能知
道不遊乎太虛
一句是不能得
道
或曰。大玄昆侖
天之氣

問窮所謂貴空也。無內是實。無以無內待問。窮若
而假有以應之。皆屬乎外也。

既曰無有又曰
狀貌既曰狀貌
又曰自然空然
華端何發現

楷註光曜喻學
道而有所見心
華發明之初

保曰自然空
然其視不見
聽不聞搏不
得之形容

寫之誤
高誘註光曜可
見而無有至虛
也不能無無

我也
我能使形不可
得未能殊無形
也

用之指搗鉤
不用指守甲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大虛在外不見其全在內不知其本

道遙於至空之地也所以不能跂登於至高之域而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

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三句出老子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能為無不能為無無所以

無所有於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至窅然空

然不見不聞地位哉○數語闡發性體真空層層

類禪語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又按孰視作就

大馬之搗鉤者大馬大司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

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猶純

臣之年二十而好搗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

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者技也尚借不他神之

者乎萬物孰不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此與病

傳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同承蜩為養生言之

搗鉤為明郭註搗鉤之輕重按通雅搗音點搗

道言之也音采以手稱量物之輕重曰敲敲焦音

顛撥翼註江東二魏之間謂鐵為

冉求問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問雖千古

少天地乃空中細物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隱隱說個無古無今無始無

之以下是在莊
子論斷無不用
對用之言投猶
如此道寧可以
無守乎
淮南資作齊
此種境界正聖
人所存而不論
者今且發之為
純亦不已者緊
着一鞭也

古往則今來今
來則古往循環
之理只有目前
昨以清虛之氣
受之今必于迹
象求之

無古無今言一
有分別則悟不
出未有天地矣
覆解上文猶字
未有子孫之前
有祖父以逃燼
則未有天地之
前亦別有一天
地以相燼矣

不以物生之故
而遂謂能生此
死物也不以物
死之故而遂謂
能死此生物也

天地之先。即吾身之本來。總是空相。不可。再求失
思議者也。此個空相。便是無古無今矣。

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

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

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初問之時。心本無物。

一聞略覺領悟。久而愈思。愈塞。故昭然昧然。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畫出太

之圖。一圍空寂。無先與後。無首與尾。此時乾坤

六子安頓。何處。故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此處若不喝止其

了。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

一體。即以人之生死言之。所謂不死不生之鄉

矣。是也。人之未生。叶不得做死。不以生而生。

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無生。不以死而死。其生。

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豈必有所待而各成其為。

體。皆道之物。物。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

從無而之。有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

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言獨有道居天地

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

一有物出。涉于形器。便不得為先物。猶其有物。故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

乃取於是者也。有則從。一生萬。生生不已。皆有天

已者。亦順造化自然之運。取其生生不已而已。然

古之人如居敬
而行簡是也。今
之人如竊仁義
聖猶是也。與物
化者。一旬逐物
而化。則將迎之
甚而不能外化

一坐曰靡音糜。與之相靡即齊。物論與物相靡。是也。言安化或安不化以與物相靡而所存無幾乎。羅曰：自稱草黃帝有虞湯武至千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整粉何况今之人乎。相整則其于于圍室則深于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靡字蓋字相照。

者也。安化安不化。單承與物化。一。邊靡。邊摩。

其師立教已如此矣。而况今之人乎。言既安于化。又安于不化。則安心使化不化。相靡盪也。如此則內必不能多乎外。而內漸加縮小。自圍而圍。而官而室。直至于相整不堪也。內境既隘。故持外之曠境。以為樂。然非真樂。故哀又繼之。

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

多。安化安不化。是詰詞。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莫多。即。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乃君子之人。如為儒墨之師者。亦不能將。圍圃宮室。合同而論。未免是此而非彼。紛紛相整粉。况今之人。去古益遠。異同益多。其能與物化而不傷物者。物亦不傷者。鮮矣。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亦不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非兩行而

休乎天鈞。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此所謂將迎也已。山林與阜壤與。古藏本阜壤句。下有與我。使我欣欣然而樂。無親四字。義更優。應從之。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亦弗能止。山林阜壤之中。與我本無親也。世人於營一且入於其中。寂寞無聊。又未免靜中思動矣。是無故而樂。無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無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為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內化而外不化者。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於物。不過如逆旅之一宿。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有力之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能者。乃世人以是非相整。欲為無不知。無不能。斷不至言去。可得。徒傷物。以自傷而已。豈不可悲哉。

知遇則將迎矣。能則將迎之。才也。人之所不能也。何足為過。不亦悲哉。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將迎何為哉。

齊知之所知。謂事求工也。則淺矣。但言將迎之是非。則無將迎之功。可知。宋註齊知齊民。

言至為公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於無將無迎。樣

之所知也

子若必齊知之所知雖知之亦非所貴也

道立乎天地之先。物物而非物。所謂本根者也。以爲有。既非有。以爲無。又不盡於無。知之即多。此一知言之。即多此一言也。故體道者。惟無爲而歸根。以進於不知不言之境而已矣。夫道本一也。聚散生死。氣之適然。臭腐神奇。由人所命。無爲而歸根。所以貴一也。知也。狂屈也。黃帝也。見皆及此。而不能無辯者。則有知不如無知。有言不如無言也。故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自古迄今。無有異也。誰爲爲之。亦何嘗有擬議於其間哉。則道之在人者。可知已。被衣之告。齧缺曰。正

汝形一汝視。攝汝知一汝度。此無爲而歸根之說也。曰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不知知之不言言之之說也。若遽以道爲我有。匪特不知爲道。併不知爲我矣。何也。我亦道中之一物耳。有生於無。道之生我。猶生物也。壽夭總歸於盡。我生本非有生。我死豈爲有死。不違不守。將反於宗。聖人之無爲而歸根者。惟此而已。若夫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究非聞見之所可及。詎可曰我得有乎道乎。老氏之言。實與丞之告舜無二旨也。雖然。道豈遂無所在乎。非也。粗舉之則。螻蟻稊稗。瓦甕屎溺。無非見端。精求之

則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非實質。物物者與物無際。宜乎東郭子之惑也。故以道爲無者。謂之冥冥。則道似多一冥冥之名。既道之所不受。以道爲有者。謂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道又分一貴賤約散之數。又道之所不居。必如無始。所云道無問問無應。方爲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者矣。是以光曜之問無有也。以有無不如無無。斯於言無者有進矣。捶鈎之對大馬也。以有用假之不用。斯於言有者又有進矣。大抵道先天地而生物。物而非物。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生。死。死。生。總爲一體。言有言無。俱屬邊見。體道者惟外

化而內不化。與物相將迎。而物不能傷焉。其所不知不能者。任之而已。此無爲歸根之要旨。不知不言之極則。再求顏子折衷於仲尼而論定矣。篇中發明道妙。微言如屑。玄之又玄。不可思議。陸方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刃而解。知言哉。

莊子因卷之四終

